

午餐肉罐头拯救世界？

二战中的“斯帕姆传奇”

核心提示

“厨师们会在早餐时煎斯帕姆，正餐烤斯帕姆，晚餐则将斯帕姆作为肉馅儿夹在玉米饼里，第二天早上是斯帕姆馅儿饼……天知道后勤军需官从哪里弄来这么多斯帕姆，一定是成桶成桶订购的。炖斯帕姆、斯帕姆肉排，还有涂斯帕姆肉油脂！”这是二战中美国士兵对斯帕姆(SPAM)午餐肉的评价。斯帕姆好吃吗？未必，美国士兵甚至对这种没有多少肉味的东西感到恶心，但是二战中其他盟国的士兵和民众对斯帕姆心存感激，正是这种午餐肉帮助他们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，甚至有人说是斯帕姆帮助盟国打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。



▲ 斯帕姆博物馆



“斯帕姆”的吉祥物小猪成为二战宣传标志。



一位美军士兵在烹饪午餐肉。

现在的斯帕姆午餐肉。



诞生 >>> “经济大萧条”的产物

20世纪30年代初，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西方世界被经济大萧条所包围，购买力持续下降，迫使商人想方设法制造便宜的商品。1932年，明尼苏达州奥斯汀市的荷美尔公司创始人之子——杰伊·荷美尔发明了一种12盎司罐装的午餐肉。按照其配料表上的说法，这种呈砖形

的午餐肉由火腿、猪肉、糖、盐、水和马铃薯淀粉制成，其中还加入少量的亚硝酸钠，“使午餐肉保持漂亮的粉色”。它能提供170卡路里热量和每日所需1/3摄入量的盐。它的最大特点是能比鲜肉保存长得多的时间，再加上价钱比普通肉制品低廉，荷美尔公司希望靠它大赚一笔。

故事 >>> 美国大兵的“噩梦”

真正让斯帕姆午餐肉大红大紫的是烧遍四大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。1941年，美国正式向德意日法西斯宣战，几百万名美军开赴炎热的太平洋岛屿、北非沙漠和白雪皑皑的北极战区，复杂的气候环境令负责部队伙食的后勤保障部门头疼不已。

大兵却给这种似乎永远吃不完的倒罐罐头起了种种耸人听闻的绰号，如“代用肉”、“仿制肉”、“下水肉”等，流传最广的是“灵肉”(Mystery Meat)。在他们眼里，斯帕姆午餐肉就像敌人的子弹和肆虐的疾病一样，纯属“应该消灭的对象”。

有什么方法能让美国兵随时随地都能吃上肉食呢？当时，美国士兵的餐桌上，见得最多的是坚如磐石的咸肉。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，许多美国水兵甚至还在吃南北战争时的腌牛肉，这些牛肉变得像红木一样坚硬，于是水兵把它们雕刻成军舰，涂上油漆，用砂纸打磨光，挂在住舱的横梁上。

在世界各个战场的美军中流传着众多关于斯帕姆的传说，令士兵们闻风丧胆——“厨师们会在早餐时煎斯帕姆，正餐烤斯帕姆，晚餐则将斯帕姆作为肉馅儿夹在玉米饼里，第二天早上是斯帕姆馅儿饼……天知道后勤军需官从哪里弄来这么多斯帕姆，一定是成桶成桶订购的。炖斯帕姆、斯帕姆肉排，还有涂斯帕姆肉油脂！”一些美国兵还编了一个顺口溜：“杰克逊吃他的橡子面，格兰特在嚼黑麦，托迪在啃毒牛肉，他们吃得都比我们好，因为我们肚子都有一条蠕动的怪物，那就是斯帕姆午餐肉。”

在这种情况下，易储存的罐装斯帕姆午餐肉显示了其重要作用。1941年~1945年，美国战争部花费3.73亿美元，采购了数以十亿罐斯帕姆午餐肉。午餐肉里几乎不含任何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对健康无甚帮助，但它提供的热量对保持士兵体力至关重要。在炎热的太平洋岛屿上，由于鲜肉难以长久保存，斯帕姆更成为战略物资。在铁皮罐头盒子里加热的午餐肉炖杂菜，成为二战中大多数人的共同记忆。

斯帕姆午餐肉的最大客户——美国



感激 >>>

在盟国受欢迎与“威利斯”吉普齐名

1944年诺曼底战役结束后，美国第4步兵师的官兵正在野战食堂里抱怨完没了的斯帕姆午餐肉，这正巧被两名来访的英国军官听见了。他们二话没说，从美国兵的餐盘里捏起两片午餐肉丢在地上，粘满尘土，然后捡起来塞进嘴里。这个动作要表达的意思很清楚——你们这些家伙有什么好抱怨的？和英国人吃的东西比起来，这简直是盛宴了！

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回忆：“记得1943年圣诞节后的第一天，有朋友来访。我们打开一罐斯帕姆罐头，我们还有一些莴苣和土豆。朋友高兴地说：午餐肉和沙拉，多么丰盛啊！”

在苏联红军中，斯帕姆也很受欢迎，红军战士把午餐肉烧成糊状，直接抹在掺杂了木屑和糠皮的黑列巴(俄国传统面包)上，有时还撒上盐和生葱头，口味更佳。后来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访问美国时，曾对美国记者坦言：“当1941年苏联的‘大粮仓’乌克兰被纳粹占领后，如果没有美国援助的斯帕姆，我们当时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养活红军了。”

二战结束后，在刚刚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韩国，大家几乎在一夜之间丢掉连吃了35年的日本寿司，拾起美国兵扔出来的斯帕姆罐头。

二战其他盟国对这种珍贵的食品充满感激。无数斯帕姆罐头被分发给英国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中国和苏联的部队和平民，其受欢迎程度不亚于根据租借法案运来的“谢尔曼”坦克和“威利斯”吉普。(据《北京晚报》)

二战时，隆美尔精心挑选1800名士兵驰援非洲，没想到在原始丛林遭遇没顶之灾——

蚂蚁吃掉一支精锐德军

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法西斯德国的著名名将“沙漠之狐”隆美尔节节败退于蒙哥马利元帅率领的英国军队之时，隆美尔为挽回败局，派出一支德军精锐部队长途跋涉，迂回穿越非洲原始丛林，直插英军后方。以敢打敢拼与富有计谋而闻名的常胜将军德军将领希姆，带着这支无人匹敌的常胜部队，力排众议，请缨而往。在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后，他率领精心挑选的1800名士兵，踏入原始丛林。

灾难降临，哀嚎一片

岂料，一场毁灭性的灾难降临到这支德国部队头上。这是进入原始丛林的第三天。

3天来，除了几十名士兵死伤于毒蛇、野兽的袭击之外，并无太大损失。可谁也没有想到，组织严谨、无坚不摧的庞大的蚂蚁大军正以楔形队列向他们逼近。

当天上午9时许，希姆的甜梦被迫中止，他听到部队宿营地左翼负责警戒的士兵同时发出厉声嘶嚎。那叫声，既凄惨，又恐怖，属于那种发自肺腑撕心裂肺的绝望哀嚎。希姆的心突然收缩了一下。

传令兵托马斯飞奔而来，他原本红润的脸膛，此刻已灰中透青，说不出半句话来，一只手哆哆嗦嗦地指向身后。希姆侧目瞟了一眼托马斯身后，他的嘴巴在猛然张开之后挪了位，并再也无法还原。

希姆看到，丛林的地面，布满了厚厚一层黑褐色的蚂蚁，黑压压一片，望不到尽头。当时他根本来不及看清这种蚂蚁的大小和形状。蚁群以希姆来不及反应的速度，潮水般向前推进，推进，距希姆大约只有七八米远。转眼间，蚁群铺天盖地爬满托马斯全身，在一声又一声凄厉的尖叫声中，托马斯跌倒在蚁群里，迅即被蚁群淹没了。希姆清楚地看到，托马斯被蚁群吞没时，那两只目眦尽裂的眼球中射出的是怎样恐怖绝望的神情！

希姆完全顾不得什么风度，大叫一声，转过头拼命逃去……蚁群仿佛在铺设一幅巨大无边的地毯，伴随着恐怖的喇喇声，漫无边际地汹涌而来。在无数士兵的尖叫声中，希姆只有一个念头：快逃，快逃……湖面近在咫尺，他不顾一切地跳进湖水中。随即，湖面四周布满了蚁群。

军队不敌蚁群

少量蚂蚁试探着爬到湖里，不一会儿，便沉到湖中不见了。希姆在齐胸的湖水中停了步，他环视着湖边的蚁群，突然心中一动，原来这凶猛的蚁群是怕水的！希姆暂时摆脱了生命之危，朝士兵们的宿营地望去。目力所及，一片黑褐色，除了蚁群，还是蚁群，仿佛整个世界再没有其他颜色，再没有其他生灵。

在浩浩荡荡无边无际的蚂蚁王国中，仅仅存留着的几百名士兵还在绝望中做着最后的挣扎。零星星星的枪声，断断续续的手榴弹爆炸声，并未给这惨烈之至的画面增加一丝光亮。恰在此时，希姆的眼前一亮。他看到，不远处，几名特种兵正手持火焰喷射器对准身边的蚁群疯狂地发泄着仇恨。在黑褐色的蚁群中，在有限的范围内，火海笼罩，烈焰腾升，几十万、上百万只蚂蚁在湖边团聚，越聚越多越聚越大。转瞬间，湖面四周就突然出现了数百上千堆大大小小的蚁团，它们相继滚下湖面，滚动着向前漂移。

顷刻间，湖面上布满了难以数计的的黑褐色的蚁团，蚁团抱得很紧，最外缘的蚂蚁不时掉落水中，身死湖底，而蚁团仍一如既往地朝着希姆移来。希姆沉入湖水，几名同在水中的特种兵也相继消失，一切又复归平静。碧绿的水面，可见一大片一大片蠕动着挣扎着的蚂蚁。

在预定时间，隆美尔没有收到他的爱将希姆发出的无线电波。在这之后，也没有再接收到任何信号。大惑不解的隆美尔派出另一支部队深入丛林搜寻，终于在一个不知名的湖边，他们惊恐地看到了这样的场景：湖面以西大约三四平方公里的地面上，触目可见一副副骷髅架，有的完整，有的散落。不仅皮肉，凡毛发、衣物等有纤维、有蛋白质的物品，无一例外一无所剩。而骨架附近，武器、手表、金属纽扣、眼镜等则完好无损。经搜集，按骷髅计算，共计1764具。出发的1801人，共有37人下落不明。在现场，还搜集到部分体形巨大的蚁尸。

德国人终于明白了事情真相：希姆和他的部队，毁灭于非洲黑刺大蚂蚁。这种蚂蚁大如拇指，通常生活在北非，每隔两三年有一次集团性大爆发，数以亿计的蚂蚁聚集成群，浩浩荡荡地朝着一个方向作长途迁徙，疯狂地吞食一切可食之物。

(据《家庭导报》)